

《花朝三首》：“泡影电光长托生，是醒是梦不分明。默听戊夜春雷过，闲数涪塘布谷声。”“重聆铁马已春分，记得去年秋雨纷。最是牵情宝山寺，登台涌地对南薰。”“欲忆垂髫梦尽销，油馨芳烈满山飘。花朝二月十二日，空折僧庐丝柳条。”

泡影、电光，在经文里常见，虚实、色空之间，会牵涉好些话题来。人生真有些难解的问题。历来的哲人因此苦苦思索，至今不见停顿。什么是人生最好的状态？大抵就是思索的状态了。万物之灵长，理应承担的，就是有关天地、人生的思索。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伟大思索。有了思索，人生才有了意义，也有了堂堂正正活着的理由。

在哲人的思索里，醒觉和入梦，大抵是同一种状态。天地有白昼，有黑夜，人生就有醒觉、有入梦。须臾错失、意外遇见、绝处逢生、苦尽甘来，这些可以称之为神觉的时刻，每一个人生，几乎是都有过的。

五更时分，听到远处响起雷声，沉沉的，仿佛默然无语。这是春雷了，今春第一阵的雷声，感觉春天被打动了，开始清新了起来。窗外的草色、叶脉，明晃晃

低绮户集之十一

花朝折柳

陈鹏举

的。雷声迈过了泾塘，不知所终。接着是布谷的叫声。记忆里，布谷的叫声，很熟悉，只是近来才知这叫声是布谷的。这叫声声量很大，和经验里鸟的体量不相称。音色也让人警惕，可以直入人心的那种。知道是布谷后，感觉更是了。布谷是关注农时的鸟，所以这声音会严厉些。叫声大，也就一声声间隔均匀，叫得很干净。一声声数着，很惬意，体会时光流逝。

又一次听到塔檐的铃声，已是春分时候了。记得上一次是在深秋。萧疏的秋雨，散落在塔的四周。满地的草，闪着光，很滋润。这里是我家近年常来的一个寺院。常来寺院的人，说是心无挂碍。只不知，常来寺院本身，是否是挂碍？记得寺院的夏日，栽着一种花，名叫“地涌金莲”。蓼花大，南风中默然开放，令人惊

艳。很愿意相信，它是从地下突然涌现的。见过这样的花朵，心被照耀，说还无挂碍，自然不算芸芸众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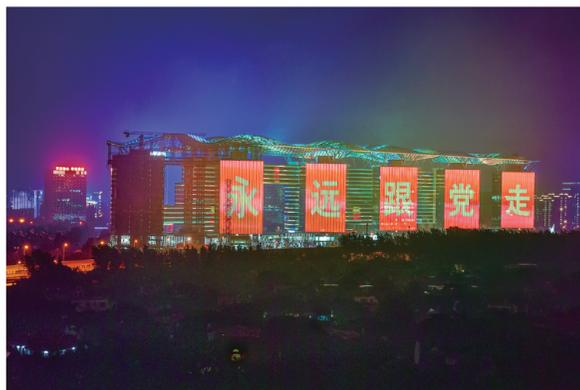
接着想回忆少年时分。模糊一片。就像花草之于水土，刀笔之于金石，来过、做过，到底是漫漶混沌，回不去也找不到，起初的景象。山里的酒更是醉人的。浑朴的陶甌，打酒很有器量。再说山中客醉，谁也不提借闹市并事。干干净净喝酒，明明白白醉倒。这会儿，还都像极了少年郎。

从少年再想下去，就是婴儿，就是出生了。二月十二日，古人称它“花朝”，就是百花的生日。花的出生要纪念，人的出生自然更是大事。所谓天地裂变、宇宙爆发，无数纪年以来，人的出生，如不算是最壮烈的事，一定是最诗意的事。有了人，这天地、这宇宙，才有了思索，才有了情分和心意，才有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。天地、宇宙，无论从何时始、何时终，有人的时段，必定是华彩时段。

辛丑花朝，我正好在寺院廊下、绿柳之边，我以无量欢愉的心情，折下柳条，送迎芸芸众生。今天，我们不诵经、不谈禅，只需目光相交，感恩人生。

五年的时光匆匆而过。五年的时光里，藏着你们攻克学习难关的艰辛，也藏着你们并肩共同成长的欢笑。在那转瞬即逝的短暂时光里，你们从一个下课时不等老师提醒就不记得上厕所、喝水的小萌娃，成长为一群个头和老师差不多高、会自己通过网络组织安排暑假团聚活动的少男少女。那曾经面对陌生老师时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腼腆的、害羞的笑容，现在依旧甜美如初，却是那么的自信，那么的青春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。你们知道，走出小学校园，你们将走进更加广阔、更加精彩、更加美好的世界。那里有更加热情友善的同伴等待着你们去结交，那里有更加智慧渊博的老师等待着你们去请教，那里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等待着你们去学习，那里有更加缤纷灿烂的事物等待着你们去探索。

当你们和五年的小学时光告别，请你们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大步向前迈去。毕业之际，是一个结束，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在新的征程里，美好的未来向你们招手！



永远跟党走

张金贵 摄

简单得不像是做鱼。我如今转述，总显得啰嗦：啥佐料也不放，几滴豆油、一柳葱、两片姜，就着冷水中几尾昂嗤鱼，温火开炖。20分钟左右，汤色飞白，浓如牛乳。撒几粒盐，漂几滴麻油，漾几片翠绿的香菜叶，糊少许白胡椒粉。捧碗在手，吮汤入口，滋滋一声，味蕾生花，香入肺腑。鲜，真是鲜哎。

我才知道，被我们看得贱如猪草、黑不溜秋凶巴巴的“嘎牙”，原是如此美的东西。

那时，每年春上，泖河上游截水浇麦，到我们村子这段，水流就细得像绳儿了。一群群“嘎牙”、鲫鱼在有限的水流里，拥挤、奔突、钻来钻去，好不仓皇。我们用沙土筑起一道小坝，将它们赶入一条更窄小

的水道，然后，拿盆子一舀，哈哈，你猜咋着？半盆儿“嘎牙”半盆儿水啊。

丑鱼弄回家，我娘看不上，倒给猪，猪也不吃，任凭它们在猪槽里噉来噉去地跃起落下、落下又蹦起……

去麦地里薅草，麦垄里，也常常看到干掉的“嘎牙”。它们是随着河水，一起进入麦地的，最后做了秧地的肥料。

30年后的今天，当我拿出不菲的价钱，再次与“嘎牙”在餐桌上相遇，忽然回忆起，当年手捏它背部硬刺时，那种微滑微湿的触感。“昂嗤昂嗤昂嗤”，它低低的声音，像一种嘲笑或预言。当下不珍惜，过后难忘记，这是多少人的一种顽疾啊。

瓶子紧跟其后，弟弟捧着搪瓷杯子追。循着声找过去，城里人已经被一群乌泱泱的孩子挤得看不见人了。我看情势不妙，这样下去，没轮到咱们冰棍就没了。我发挥了个子高的优势，挤进人群，踮起脚尖，举起塑料鞋和瓶子，用尽力气喊：“我要换三根，我要换三根！”城里人接过我手中的鞋子和瓶子，递给我们三根冰棍。我们赶紧把它装入搪瓷杯子，护在怀中，一路小跑，兴高采烈，仿佛捧着世上最贵最好的东西。

小心地咬上一口，又冰又甜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好吃的东西？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棍，那种甜蜜，是糖果也无法比拟的。就算化成了水，也是甜丝丝的。冰棍不仅包装纸是甜的，连冰棍里的棍子也是甜的。吃着甜冰棍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年华似水，童年早已悄然离去。如今，一年四季都能吃上冰棍，口味和包装多得眼花缭乱。可那种纸包装的冰棍，甜得沁入我的记忆里，使我常常忆起那渐行渐远的童年。

呵，我那甜津津的童年！

蕙亭風

李自君 书

有鱼名“昂嗤”

米丽宏

昂嗤，我们叫它：嘎牙。嘎牙，真丑。头扁，嘴阔，黄皮，黑斑，无鳞，无背鳍。背上倒有一根很硬的尖锐骨刺，加之鳃下二横骨，那真是全副武装、剑拔弩张的凶模样。

而且，这个昂嗤，总是神经过敏草木皆兵，运动中一遇状况，骨刺暴张，像一架微型战斗机。出了水，你用手捏它背上的骨刺，会发出昂嗤昂嗤的微声。所以，人们就叫它“昂嗤”。

鱼如同人，越低贱，越是有人随意命名之。昂嗤属鲇形目，鲇科，黄颡鱼属。它的名字还有：黄骨鲇、黄丫头、翁公鱼、钢钉、戈叉、吱戈叉、黄刺公、疙阿、疙阿丁、黄腊丁、嘎牙子、黑刺鱼、黄鳍鱼、三枪鱼、黄刺骨、黄牙鲃、王牙、黄嘎牙、刺疼疤鱼、刺黄股、黄蛟……哎呀，随便什么名号，往它那一扔，就叫起来了。

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味美。汪曾祺说：昂嗤鱼，其实是很好吃的……汤白如牛乳，是所谓“奶汤”。昂嗤鱼也极细嫩，鳃边的两块蒜瓣肉有大拇指大，堪称美味。

如汪先生所说的“奶汤”，我在嫂嫂坐月子的时候，被她偷偷赏我吃过一碗。据说，那是我娘给她催奶的。擅厨艺的姑母，也善做“昂嗤鱼”汤。她三言两语讲给我听，

没有孩子不喜欢夏天，因为夏天可以吃冰棍。

儿时，村里的小店连冰柜都没有，所以我并没吃过冰棍。直到一个夏天，有个城里人推了一辆自行车，后面架着个箱子，他一声吆喝：“卖——冰——棍——咯！”就有孩子像箭似的冲出家门，一脸狂喜地举起手中的钱，递给城里人，城里人就打开箱子，揭开厚厚的棉被，递给小孩一块小小的用纸包着的食物。围观的我看清楚了他们吃的“冰棍”，白花花的，冰凉冰凉的，吃起来甜津津的，而且还要赶紧吃，不然冰棍会化成水。

这冰棍可羡煞了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，我们根本没有钱买，围着那个箱子不愿散去。那个城里人告诉我们，准备好塑料鞋或酒瓶子，就可以换冰棍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弟弟妹妹开始搜集塑料鞋。然而村里那时穷得连塑料都没得捡，塑料鞋坏了补，补了再补，有小孩的家里，自己也留着换冰棍。

我们只有打自己脚下塑料鞋的主意了。我们天天穿着它，专拣不好的路走，恨

甜冰棍里的童年

毛莎莎

不得脚下的凉鞋子上马坏了，可坏了也没用，父亲在灶膛里把火钳烧红了，然后用力烫一下断掉的地方，再趁势把一小块塑料焊在上面，鞋子被修好了。最后，我们的小心思被父母察觉了，父母怒了，再不好好珍惜脚下的鞋子，就打赤脚。打赤脚就打赤脚，乡下的孩子，哪个不是打赤脚走大的。当我们姐弟仨如愿穿烂了脚下的凉鞋，天天打着赤脚，走在土路上时，即使疼也不叫一声，因为我们心里却充满了欢喜与期待。

我们利用放牛的时间寻找珍贵的塑料制品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我们的火眼金睛下，攥了足足七只塑料鞋，还捡到四个酒瓶子，剩下的日子就是等城里人来了。

终于在一个午后，听到城里人吆喝第一个“卖”字时，我们就尖叫起来：“快，卖冰棍的来了！”我提着塑料鞋子跑，妹妹抱着

一巷蝉鸣

刘峰

巷，是老巷。村是老村，本来就静，巷子，更是静中幽幽。从村口到村尾，一里来长，为青石铺就。巷子两边，是青砖房与红砖房，门前栽有槐树、梧桐、柳树、银杏等高大乔木，以及月季、石榴、凤仙、美人蕉等花卉，一到夏日，绿荫匝地，斑驳清凉，花香袭人。

村里不少老人，大半生是在这条巷子里度过的。

人们足不出户，就可以知晓四季。春天来了，燕子唧唧欢啼着飞回，柳树绽出鹅黄的芽儿，月季吐粉红的蓓蕾；到了夏季，高树上知了叫了，桑葚紫红红的，美人蕉开得正艳；待到秋日，从巷子向上望，一线碧蓝里，一行行大雁往南飞；到了冬天，巷子一夜下了雪，粉白粉白的，仿佛将时间埋住了、凝固了。

然而，对于后来成为游子的我而言，最难忘记的，当属三伏天的蝉鸣！

清晨，当巷口洒入第一缕白里透红的阳光，巷里的蝉就开始鸣唱了。此时，炊烟正袅袅而起，缭绕在屋瓦上，飘浮在枝叶间，伴着“知了，知了——”的鸣唱，给人一种淡淡的古意，于是忍不住想象，先人们的巷里光阴，大概也是这般恬静吧！

随着日头的上升，气温高了起来，蝉叫得愈发劲道，“居高声自远”，那叫声格外激越、繁密、悠长。一条巷子，成了蝉的音乐地带；一座村子，成了蝉的音乐舞台；村子内外，成了蝉的音乐天地。而巷子的蝉声，处在漩涡中心，最为密集，最为嘹亮，最为热闹。

往往，一只蝉的鸣唱，如一枚石子投向湖心，立即引起了一圈圈涟漪，在另一株看不见枝上，另一只蝉很快相和起来，在更远的地方，还有蝉儿遥相呼应。激越的声音，如浪一般，从巷子一层层向远方涌去，又一排排从远方卷来。

柴门心扉

张锦凯

周末，汽车一路飞驰，驶离城市，寻一处民宿，品味乡村田园生活。

乡村民宿是一座精致的柴门小院，白墙青瓦，石子铺成的小径洒满阳光，几处花丛香气怡人，土灶烹佳肴，农家味，抚人心。柴门犬吠，小院鸡鸣，一碟素菜，一碗清粥，人间有味是清欢，惬意得很。恍然间，我推开虚掩的柴门，去轻叩心扉，一些事，一些人，温暖着岁月，温暖着记忆……

柴门，就是用树枝编扎的门，或者是用杂木条、小木棍捆绑成的门。横着两根木棍，竖着几块木条，或者几块窄木板，用钉子钉，用绳子绑，就成了门。乡村里随手可得的柳条、竹条、藤条，扎编在一起，也成了门。简陋、朴实、经用，柴门是这世上最柔软的一道门，它关不住小院的四季美景，却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。

柴门日月长，总有一幅田园美景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：一扇柴门，还有一条看门的老黄牛，夕阳余晖之下，静谧的小院古朴而厚重，一种诗意栖居的感觉。记得，家乡的柴门两边，一般要砌上矮矮的土墙，形成一个宅院。土墙上除了放些小农具、杂物以外，也可以晒晒收获的农作物，摆摆盆花。不过，柴门边小矮墙前的那块空地，却是我在村里小伙伴们玩耍的乐土，打弹子、老鹰捉小鸡、丢手绢等童年的游戏，充满纯真和情趣。尽兴了，或玩累了，就往矮墙上一坐，两只小腿吊二郎当地悬着，好不自在，好不快乐。

“欲扫柴门迎远客，青苔黄叶满贫家。”柴门寒舍，清贫之境，没有雕梁画栋的装饰，没有富裕的生活条件，也许只有木屋三间，也许只有粗茶淡饭，但沧桑的岁月里永远流淌着爱。柴门简陋，从来是不设防的，左邻右舍端个饭碗，推门即入，一起话桑麻、拉家常。有时缺个农具，同村人在柴门前喊几声，若没人应答，便会推开虚掩的门，拿起农具就走，这大概就是柴门人家最淳朴的乡土民风吧。

剃个光头

侯宝良

疫情静默期间，头顶三千发丝成了件烦心事。足不出户的头发它不静默，又长又乱像原始社会的毛人。解封后我刚想上理发店，却闻讯“红玫瑰”疫情感染，之后爆出多家理发店里“有密接”。

无望之际，老同学提醒我：干脆网上购买一个电动理发器，自己解决。顿时醒

特别是到了晌午，在乔木分泌的琥珀色的树脂香里，蝉的鸣唱达到了最高潮，一波高过一波，一浪盖过一浪。一切滚烫烫的，没有一丝风，空气仿佛凝固似的，小巷静得如一口石井，辛苦了一个上午的人们，正在午睡，传出深深浅浅的鼾声；红泥小火炉，正熬着绿豆汤，老奶奶在将蒲扇轻摇；再看外面，树儿无精打采，庄稼寂静无烟，鸡群憩在树荫里，黄犬吐舌屋檐下；一架葫芦上，绽开着白里带绿的花朵，几只细腿蜂支着细细长长的腿，上上下下，像一团团粉黄色的小雾。

要知道，那个年代，没有空调，电风扇也是罕见。为了避暑，巷子里每一户人家的门都是开着的，那蝉声，像一条潺潺的河流穿堂而过。大人们教导小孩：“心静自然凉”，话语里，透着体贴与无奈。然而试一试，却是有效。在灌满两耳的蝉鸣中，心绪渐渐宁静，于蒲扇轻摇之中，躺在黄澄澄的竹床之上，也能到梦乡。

蝉声，简直成了那些年的催眠曲！到了黄昏，天空的那个大火球，终于落山了。由于屋里热得像蒸笼，家家户户搬出竹床藤榻，开始了户外纳凉。白日空落落的小巷，到了夜晚却是热闹非凡。星辰密布，银河横亘，月光从树上筛落，漾着水藻般的影子，蝉仍在嘶鸣，一声长一声短，与白天相比，它们的鸣唱清澈了不少，有了一丝柔软，一种抒情，一缕旷达。偶尔，能听见一只蝉飞走的声音，翅膀的震颤，犹若古琴轻弹，有一种“蝉曳残声过别枝”的意蕴。等风来的孩子们正在疯跑着，从巷口往里望，一道道大人们纳凉的剪影，如浸清溪。

多少年后，当我再回到原地时，村子已不在了，连同小巷一起消失。不知为何，打那儿经过，我仍能听见蝉声，听见那熟悉的乡音，“知了，知了”……

远离了乡村，住进了楼房，生活的环境改变了，但柴门内的旧时光，或将成为一生的温暖。当代作家木心曾说：“无论蓬户荆扉，都将因你的倚间而成为我的凯旋门。”倚柴门者，不止家人、爱人或朋友，更有自己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诗意地凯旋。柴门回首，里面住着一颗明净、淡泊、悠远的心：“倚仗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”，悠闲自得；“最好暮秋溪上路，柴门月色向人新”，清新美丽；“野老篱前江岸回，柴门不正逐江开”，村野之趣；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，犬吠人归，你是那个风雪夜归人吗？还是你在等待那个风雪夜归人的人？柴门，是要归的，归来之时温暖依旧。

社会在发展，生活在变迁，乡村的柴门悄悄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都是漂亮的铁门，涂着银灰色或大红色的油漆，气派庄严。如果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流落到村庄，面对紧闭的铁门和虚掩的柴门，他会叩开哪一家呢？当我们把其他人阻挡在门外的时候，不经意间，我们自己也成了门外人。其实，我们心中应该有道朴实无华的柴门，一直静静地敞开心扉，为别人，也为自己。

一个时代结束了，敞开的柴门变成了紧闭的铁门，柴门走进了历史，但结束并不意味着终结。或许我们只有在乡村民宿里品味柴门清欢，或许我们还能从古诗雅韵中阅读柴门往事。然而，我总觉得，推开记忆的柴门，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，总有一段岁月历久而弥新……



人民至上
篆刻：陈永春

翻灌顶；眼下大热天，理个光头反倒自在。即刻上网买了一个最便宜、才19元的理发推子，心想：就算用一次也够本。三下五除二，这就自己给自己推了一个光头。从镜子里打量，虽说少点葛优、方清平的范儿，但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出门再扣上一顶遮阳帽，倒也有几分洒脱。不禁心生欢喜，尤其是洗澡后，光头一擦就干，倒头就能躺下，别提有多乐！

老友见状也想试试，我顺手就把他的头发也剃了个精光。两个老光头摸着泛着光亮的脑门，大笑道：从此没了烦恼丝！